



帝王女人

中国最后一位
皇后的故事

IMPERIAL
WOMAN

The Story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

(美) 赛珍珠 • 著
王逢振 王予霞 • 译



帝王女人

中国最后一位
皇后的故事

IMPERIAL
WOMAN

The Story of the
Last Empress of China

(美) 赛珍珠 ● 著
王逢振 王予雷 ● 译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帝王女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的故事/(美) 赛珍珠
著；王逢振，王予霞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5
ISBN 978-7-5473-0178-4

I. 帝… II. ①赛…②王…③王… III. 传记小说—美国—
现代 IV. J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067983 号

帝王女人——中国最后一位皇后的故事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62417400

邮政编码：200336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333 千

印 张：11.75

印 数：0,001—4,250 册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178-4

定 价：30.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序

赛珍珠和她的《帝王女人》

赛珍珠(Pearl Sydenstricker Buck, 1892~1973)这位美国作家的名字,也许对许多人并不陌生。她整个青少年时代在中国度过。1892年,她出生三个月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大部分时间住在镇江,至今镇江还有她的故居,并在其旁边新建赛珍珠纪念馆。~~1910年,她第一次离开中国,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学院上学;1914年获得学位之后,她又回到中国,并且在1917年嫁给了农学家和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John Lossing Buck)。随后他们举家移居到安徽北部宿县(今宿州市),她在那里的生活经历成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品《大地》的素材。1921年底她的母亲去世,全家迁到南京,赛珍珠则在金陵大学教授英语文学。1926年,她离开中国到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但很快又回到中国南京。1930年,赛珍珠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作品《东风·西风》,从此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1931年,她最著名的小说《大地》问世。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她最杰出的作品,1932年获得了普利策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34年中国政局陷入了混乱,赛珍珠不得不回到美国,此后再没有回过中国。

赛珍珠前后在中国生活三十多年,因此她一生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处于两种文化的冲突之中。她的根在美国,父母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传教士,不可能不受美国传统的影响;但她自幼在中国长大,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她是美国人,但在伦道夫—梅康学院的档案上,她填写的籍贯是中国镇江;她在美国接受大学

教育，自然会接受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但大学毕业后她长期在中国工作，续上了她在中国形成的文化意识；再后来她离开中国返美定居，中美长期对抗的现实又使她产生心理上的矛盾和彷徨。所有这些同时在她身上发生作用，构成了她的特殊文化身份，既有两种文化的渗透和融合，又有两种文化的撞击和对抗，从而使她成为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正是她自己身上的种种矛盾，以及这些矛盾在她著作中的体现，导致了世人对她的不同看法和评价。

赛珍珠初到中国，是因为她生于一个传教士的家庭；后来她在中国教书，是作为教会派出的教员。因此她在中国的身份具有双重性：既传播文化知识又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的外国人当中，她比较接近底层的大众，虽然她身上不乏从家庭、学校和民族—国家形成的西方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但因生活在中国社会之中，目睹并经历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所以她不可能不受到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某些影响。她在许多地方发表过同情中国的看法，例如她说：“我已经学会了热爱那里的农民，他们如此勇敢，如此勤劳，如此乐观而不依赖别人的帮助，我早就决定要为他们说话……”^①她从人道主义出发，对中国农民充满了同情；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对蒋介石的政策提出过批评。但她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使她很容易接受西方的舆论宣传，因而对中国革命抱有敌视的态度，对共产主义充满恐惧。不过，她毕竟自幼生长在中国，后来又长期在中国生活，所以对中国又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和偏爱。所有这些构成了她的复杂的矛盾心理，并在她的作品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来。

20世纪60年代，我国曾对赛珍珠展开严厉批判，强烈谴责她的反共立场。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进行分析。赛珍珠的反共始于麦卡锡主义时期。她最初认为：“美国支持台湾是一种目光短浅的政策，中国大陆不论是不是共产主义，它仍是中国亿万人民的故乡，如果美国反对它，只能使事情恶化。”^②但1948年6月8日，加利福尼亚萨克拉门图几家报纸同时登载的“红色危险人物”名单上列出了赛珍珠的名字。面对这种情

① 转引自诺拉·斯特林：《赛珍珠：矛盾的女人》(Pearl Buck: A Woman in Conflict, 1983)，新泽西州：新世纪出版公司，第97页。

② 同上书，第217页。

况,她以带刺的语气作了回答:“我不仅否认现在和过去我对共产主义有过同情,而且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都反对共产主义。但作为一个忠诚热情的美国人,我要说,现在一些美国人所进行的这种活动,正在使我们国家成为全世界嘲笑的对象。其他国家的人会感到惊讶。由于现在这种愚蠢的、大规模的、对上层和下层个人的随意指责,他们会问我们是不是个傻瓜国家。我希望这种错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顶点,从而使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会站起来制止它。”^①从这段话里她的前后态度不难看出,赛珍珠开始虽然反共,但对中国还比较客观;而后来所作的极端反共的表示,尽管有其个人的内在原因,但恐怕也是形势所迫,因为她对麦卡锡主义也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因此,如果仅只以她宣称反对共产主义而对她的全盘否定,不考虑她的具体作品和历史语境,似乎也会令人感到有失公正。

至于后来赛珍珠反对中国革命事业和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和著作,其历史原因现在已非常明显。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东西方阵营的形成和冷战对峙的加剧,美国一直采取封锁和遏制中国的政策,中美长期处于对立的隔绝状态,互相敌视,互不了解,加上我们工作中确有失误和西方媒体的片面传播,赛珍珠不可能不产生由此造成的偏见。当然,这里有她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问题,毕竟与她类似的一些其他作家没有采取和她同样的立场。然而,她只是一个美国作家,我们不能把历史原因全都推到她个人身上。辩证地看,她写了那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和文章,即使有些是错误的(有些现在看来也不一定完全错误),也是因为她关心中国,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赛珍珠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一度引起了不少批评。包括威廉·福克纳和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内的美国主流作家也感到惊讶,甚至愤怒,抨击她创作的仅仅是适合大众口味的畅销小说。另一个原因在于她是一个女性作家,而且多半光阴还是在异国他乡度过,创作的又大都是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的作品,所以当时以男性为主流的美国文坛,根本容不得一个以异

① 转引自诺拉·斯特林:《赛珍珠:矛盾的女人》(Pearl Buck: A Woman in Conflict, 1983),新泽西州:新世纪出版公司,第218页。

国题材为特色的女作家独占鳌头。大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公开说：“如果她都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作家都可以得奖。”

实际上，对赛珍珠的批评大多从所谓的纯文学角度出发，认为它缺乏“文学性”或“艺术性”。但是，不论文学性还是艺术性，无疑都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概念。过去，人们认为它缺乏“文学性”也许是不争的事实；可是今天，当文化研究已经日益深入人心时，如果仍以缺乏文学性来否认这部作品，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拒绝。其实，小说原本就不被纳入文学范畴，一直到19世纪才被作为文学作品进入大学课堂。正如赛珍珠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中追溯中国小说发展时所说：“‘小说’这个名称本身指的是小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而‘长篇小说’仍然不过是篇幅长的小而无用的东西。这是错误的。中国人民在文人文学之外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学。今天，这种文学依然存在——且不说会有新的出现——而那种称作艺术的正规文学却已经死亡。”根据赛珍珠的看法，《大地》之类的缺乏所谓艺术性的文学，才具有真正的生命力。我决无意否认严肃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但我们也决不能以那些标准来否定《大地》之类的作品。这里不仅涉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问题，也涉及文艺的作用乃至权力的结构问题。

应该说，20世纪中期，对赛珍珠的批评也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种体现。在她的主要作品里，赛珍珠遵循的是古代中国小说的模式：它是人民的作品，世代相传，在民众的讲述中得到加工，借助人物原型，使普通民众信服。在她看来，小说的正确评判者不是文人学者，而是人民大众，也就是那些可以从作品中窥见自己的影子或者在作品描写的现实中得到乐趣的人。换句话说，大众接受的是作品描写的对象，而这对象就是他们自己。但是在同一时期，西方流行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强调作品的个人主体意识和人物的心理描写，注重意识流或碎片化的形式内容而忽视情节，因此赛珍珠作品的风格，尤其是作品中从不出现自己的影子的特点，便显得十分不合时宜，某些人甚至称她是落伍的作家，是属于过去时代的写实作家。面对人们的批评，赛珍珠也曾试图写一些西方模式的作品，但始终觉得力不从心，不像先前那种娓娓道来以情节取胜的故事。这种文化上的反差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对赛珍珠的深刻影响。

一般说,如果作品在某些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便可以称之为成功之作。就赛珍珠的作品而言,如果把它们置于今天文化研究的语境,以回溯的方式或多调对位的方式来阅读,我认为它们可以提供重要的思考空间。她的作品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促进了两种文化的沟通和交流。赛珍珠自己也曾讲过,她如何发现了她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本质与存在这一使命。她根本没有把它当作一种文学专业去做,这使命是自然而然落到她身上的。^①她在1933年1月15日刊登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里写道:“至于我是否用我的书为中国服务,只有时间才能回答。我已经收到许多人写给我的信,他们告诉我,在读了那些书以后,他们第一次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二、提出了妇女地位这个严肃的问题。她的主要作品对女性的描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提供了妇女受压迫和与命运抗争的实例,而且为女权主义提供了有力的历史注脚。三、展现了特定时期的文化逻辑。小说是叙事的艺术,是人类的一种复杂的思维方式;人们通过叙事的方式去了解历史,形成历史的叙事,但历史既指事件也指存在的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因此必须认识叙事主体对过去的理解和阐释行为,因为阐释本身也是叙事,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体现。赛珍珠对当时中国事件的理解和解释,对我们构成一种历史的叙述形式,而我们今天读她的作品,则是通过理解和解释作品的叙事——赛珍珠的理解和解释形式——去了解那个时候中国的历史事件。

《帝王女人》是赛珍珠最长的一部小说,也是唯一描写历史人物的小说;虽然不是她最重要的作品,但同样体现了她的著作的主要特点。赛珍珠青少年时代正是清朝末期,外国列强侵略中国,她在中国听到了许多关于清政府和慈禧太后的传说。八国联军侵华时,美军第五炮兵团轰击紫禁城,使她从小就被迫经历了战争的恶果。然而,美国人对那段历史所知甚少,人们也只是偶尔在某些书里见到慈禧的照片,从未有人写过关于她的完整的故事。因此,赛珍珠根据自己听到的轶闻趣事,参考相关的历史资料,写了这本描写慈禧一生的历史小说。

① 见瑞典皇家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隆为赛珍珠颁奖时的授奖词。

从表面上看,小说纯粹是一个浪漫故事,描写慈禧的私人生活,她如何从平民入宫,从三等贵人成为太后,最后成为统治中国的帝王女人。这就是说,小说保持了赛珍珠作品的可读性的特点。正如她在诺贝尔授奖演说中所说:“小说主要是为了让平民高兴而写的。我用‘高兴’一词并不是指让他们发笑,虽然那也是小说的目的之一。我指的是吸引和占有整个思想注意力。我指的是通过生活的画面和那种生活的意义来启发人们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帝王女人》借用了中国说书人的方法:说书人查阅文人所写的历史记载,利用长期与平民接触而发展起来的丰富的想象,将已经死去的人物赋予新的血肉,使他们栩栩如生;她找到一些关于宫廷生活和皇帝宠臣的故事,添枝加叶地修饰一番;她总是想着听众,尽量使用他们喜欢的语言。正是由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了说书人的特点,赛珍珠作品一向具有可读性,因而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尽管有人批评她缺少“艺术性”。2008年9月14日,当《阅览》杂志问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夫人劳拉·布什在读什么书时,她回答说:“我在读赛珍珠写的《帝王女人》。从北京奥运会回来以后,我偶然得到这本书。这本关于清朝最后皇后的故事非常迷人,一读起来难以放下。”

然而,《帝王女人》决不只是一本消遣的书,它对“老佛爷”的描写,或者说在慈禧的故事背后,与赛珍珠其他描写中国的作品相似,同样也有深层的内涵。首先,小说浓墨重彩地描写慈禧太后,虽然根据历史记载不乏批判之处,但在总体上作者却对她充满了同情:赛珍珠似乎钦佩一个从平民奋斗到帝王之尊的女性。在宫廷尔虞我诈的倾轧中,慈禧不只是利用性和欲,更多的是利用政治和权术,而这些又是靠她聪颖的天性和学习经典获取的。因此,读完作品人们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女人不亚于男人,女人通过学习可以超越男人,妇女的劣势是社会文化造成的。实际上,小说情节的发展和语言的修辞,都透射出了男权制的文化传统。也许赛珍珠当时还没有今天的女权主义意识,但如果联想《大地》中的阿兰和其他一些女性形象,并把她们与慈禧的形象加以对照,我想很容易理解小说所蕴涵的女性意识:慈禧作为女人的价值和力量,至少应唤起了人们的思考。

在《帝王女人》里,赛珍珠对慈禧的描写还体现了赛珍珠对现代性的看法。一方面,小说描写了英法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同时也表现了

清政府的自负、封闭和软弱。在赛珍珠眼里,这种反差既表明西方现代文明的优越性,也表明中国封建文明的落后性。虽然她的描写也令人感到西方列强的侵略性,但她并没有谴责这种侵略,而是把它归结为中国本身的问题——落后、内乱、无力抵抗。面对这种差异,中国向何处去?赛珍珠在小说里创造了一个可教育的慈禧太后:从顽固地拒绝西方文明到最终不得不接受西方文明,例如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国家学习,组织官员到国外考察。通过这一转变,赛珍珠似乎揭示了她自己的现代性观念:西方的现代性道路是中国应该遵循的强国之路。换句话说,尽管她对中国充满感情,希望中国富强,但在其意识深处仍然是西方的观念,即认为西方先进中国落后,西方会带给中国现代文明,西方在中国经商和传教都有其合法性。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殖民主义的思维方式,因此也是赛珍珠又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

《帝王女人》是一部历史小说,其中许多事件确实在历史上发生过,人物的名字也都真实,但既然是小说肯定有虚构的地方,也就是说有不真实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中得到某些历史认识,但不能把它作为历史著作。实际上,赛珍珠是根据某些历史记载,把她在中国听到的传说或所谓的野史进行加工,写了一本既有可读性和趣味性又有历史性的作品,其目的仍然是按照她自己的思想观念,向西方介绍中国以及她对中国的看法。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她的意识或无意识仍然是西方的,她的生活经历好像使她永远无法摆脱这种矛盾。

当然,对一部小说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必求取一致。作为一部小说,尽管《帝王女人》采取了历史叙述的方式,但仍有想象空间,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作出自己的理解。

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东方出版中心领导和邓珮女士的大力支持,镇江市赛珍珠研究会副秘书长裴伟先生在古文资料和释义方面给予了很多帮助,在此谨致衷心的感谢。另外翻译永远谈不上至善至美,永远有需要斟酌修改的余地,但囿于时限又不能无限期地拖延,因此我们真诚希望广大读者和方家对翻译中的不当之处提出意见,以便今后修正。

王逢振

2010年1月

前言

慈禧是统治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后，她具有多种才赋，行为常常矛盾，性格丰富多面，因此很难理解和讲述她的一生。她生活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当时正值中国反对外来入侵，同时又明显地需要进行现代改革。在这个时期，慈禧保守而又独立。必要时她非常残酷。反对她的人对她又怕又恨，他们比喜欢她的人更善于表达。西方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对她进行否定的甚至恶意的描写。

在这本书里，我试图根据可以得到的资料以及我认识的一些中国人对她的看法，尽可能确切地描绘慈禧。对他们来说，她是皇帝的女人。善和恶在她身上交织在一起，但总是有英雄的一面。她尽可能持久地抵制现代变革，因为她相信旧的体制比新的更好。当她看到变革不可避免时，她勉强地接受，但内心并没有改变。

她的人民喜欢她——不是所有的人民，因为急切的革命者从内心里恨她，她也恨他们。但农民和小城镇的人尊敬她。她死了几十年后，我到过中国内地的一些农村，那里的人认为她仍然活着，当他们听说她死了时感到非常惊讶。他们叫道：“现在谁来管我们呀？”

这也许是对一个统治者最终的评价。

目 录

译序	001
前言	001
一、叶赫那拉	001
二、慈 禧	058
三、皇太后	161
四、皇 后	266
五、老佛爷	312

一、叶赫那拉

北京，阳历 1852 年 4 月，阴历三月，大清朝的第 208 年。这年春天来得晚，北风携带着戈壁荒漠的细沙吹来，凛冽如冬，呼啸着掠过房顶。沙土飘落在街上，卷成漩涡，穿过门和窗户。它积聚在角落里，落在桌子和椅子上，钻进衣服缝里，孩子们一哭它就巴在脸上，连老人脸上的皱纹里也满是沙土。

在锡拉胡同满洲旗人穆扬阿的家里，沙土比平时更令人厌烦，因为窗户关不严实，门也晃晃荡荡地挂在门框上。在这个特殊的早晨，他的侄女兰花——他死去的哥哥最大的孩子——被风声和木头的吱吱嘎嘎声吵醒。她在和她妹妹一起睡的中国式的大床上坐起来，看到红色的被子上满是沙土，像弄脏了的雪似的，她顿时皱起了眉头。过了一会儿，她从被子里轻轻地爬出来，免得惊醒熟睡的妹妹。在她赤裸的脚下，她感到地上的沙土，叹了口气。就在昨天，她刚把屋子打扫干净，现在只要风一停，她还得把所有的地方再扫一遍。

兰花是个漂亮的姑娘，看上去比实际的她高些，因为她身材苗条，挺得很直。她的体格健壮而不粗糙，鼻子挺拔，眉毛清晰，口形很好且不是太小。她最美的地方是她的那双眼睛。它们又长又大，格外明亮，黑白清澈分明。然而，如果不是整个人显出自然的精神才智，这种美也许没有什么意义，尽管她仍然非常年轻。她善于自我克制，她的优势明显在于舒畅的行动和沉稳的举止。

在沙土般灰色的晨光里，她不声不响地迅速穿上衣服，撩开当门用的蓝色棉布门帘，走进堂屋，然后走进与堂屋相连的小厨房。安在土灶

上的大铁锅里冒出了蒸汽。

“鲁妈，”她这么招呼女仆，“今天你早呀。”她自我克制着，声音美妙动听，非常温柔，低沉而坚定。

一个嘶哑的声音从灶台后面答道：“我睡不着，小姐。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兰花笑了笑。“皇太后不会选我的——我的堂妹萨克达比我好看多了。”她朝灶台后面看看，鲁妈正蜷缩在那里，把小把的干草添到火里，使每一片草叶都充分燃烧。

“你会被选中的。”老女仆的语调肯定而悲伤。此刻她从灶台后面站起来，看上去有些凄凉。她是个汉人，身材矮小，背有点驼，身上的蓝布衣服已经褪色，打了补丁，裹着的小脚行走笨拙，脸上布满深深的皱纹，里面都是灰色的沙土，像是一张网似的。沙土落在她灰白的头发上，凝聚在她的眉毛上和上嘴唇的边上。

“这个家不能没有你，”她伤感地说，“二小姐一点针线活儿不会做，因为你总是把什么都给她做好了。那两个男孩子，你的弟弟，每一个月就穿烂一双鞋。你的亲戚荣禄怎么样？你不是从小就像是和他订了婚吗？”

“说起来我们是订了婚。”兰花答道，声音同样温和柔美。她从桌子上拿过一个脸盆，从灶台上拿起一个铁勺，从锅里舀了些热水。然后，她拿下一小块挂在墙上的灰色毛巾，放到水里，把热水拧干，擦洗她的脸、脖子、手腕和双手。由于湿热，她光滑的鹅蛋脸变成了粉红色，她照了照挂在桌子上方的镜子。她在镜子里只看到自己那双不同寻常的眼睛，黑黑的眼珠，充满生气。她一向为自己的眼睛感到骄傲，但她从不让自己流露出一丝傲气。当隔壁的女人谈论她的蛾眉和那下面柳叶状的眼睛时，她佯装没有听见。其实她听到了。

“哎，”老女仆盯着她说，“我一向说你有命。这命就在你的眼睛里。我们必须服从皇帝天子。如果你成了皇后，我亲爱的，你要记着我们，垂顾帮助我们呀。”

兰花有节制地轻轻地笑出声来。“我只会成为一个小妾，几百个人中的一个！”

“你命中注定会是的。”老女仆宣称。她把毛巾拧干，挂在钉子上。然后她端起脸盆，走到门口，小心地把水泼到外面的地上。

“梳梳你的头发，小姐，”她说，“荣禄今天早上会来。他说他今天可能会传达诏书。”

兰花没有回答，但她以常有的优雅姿态走向她的卧室。她朝床上看了看。她妹妹仍然在睡，瘦小的身躯几乎全裹在被子下面。她静静地解开她乌黑的长发，用汉族式样的木梳梳理，抹上芬芳的桂花油，然后在她双耳的上方绾起两个发髻，每个上面插一朵小粒珍珠做的小花，小花周围配着薄薄的碧玉叶子。

她还没有梳妆完，就听见隔壁屋里她亲戚荣禄的脚步声，接下来是他叫她的声音，那声音就是男人的也显得低沉。她生平第一次没有立刻去到他身边。他们都是满族人，按照古代中国的法律和习惯，男女七岁以后不得相会，但这并没有把他们分开。她和荣禄从小在一起玩耍，是表兄妹也是朋友。 he 现在是紫禁城的侍卫，由于他在那里有职责，所以不能经常来穆扬阿的家里。然而，他也常常在节日和生日时过来，两个月前在立春的节日宴会上，他向她求婚。

那天，她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接受。她只是灿烂地一笑，说道：“这事你不应该对我说，应该跟我叔叔说。”

“我们是表兄妹。”他提醒她。

“隔了三代。”她回应说。

这样，她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现在她想着那天的情形——实际上不论做什么她都经常想——撩开了门帘。他站在堂屋里，又高又壮，双脚分开像栽在地上。再过一天，他也许已经摘掉镶着红色狐狸毛的圆顶侍卫帽，甚至脱掉他的侍卫服，但是今天，他站着像个陌生人似的，手里拿着一个黄绸缎的小包。

她看见了那个小包，他也知道她看见了。像通常那样，他们知道彼此的心思。

他说：“你认得这圣旨。”

“傻子才不知道呢。”她回答。

他们说话从不一本正经，不讲什么礼貌，也不像男女那样闲聊。他

们彼此太了解了。

他说，目光没有离开她的眼睛：“我的亲戚穆扬阿醒了吗？”

她说，目光也没离开他的眼睛：“你知道，他晌午之前不会起来。”

“今天他必须起来，”荣禄回应说，“他现在替你父亲做你的监护人，我需要他签收。”

她扭过头，喊道：“鲁妈，把我叔叔叫醒！荣禄在这儿，他回宫之前一定要有他的签字。”

“唉呀！”老女人叹了口气。

兰花伸出她的手。“让我看看那个包。”

荣禄摇了摇头。“这是给穆扬阿的。”

她放下手。“但我知道它写的什么。九天以后，我要和我的堂妹萨克达一起进宫。”

他的黑眼睛在浓浓的眉毛下闪闪发光。“谁在我之前告诉你了？”

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她长长的眼睛一半隐蔽在齐整的黑睫毛下面。“汉人什么都知道。昨天我在街上看他们江湖艺人的表演。他们演出《皇贵妃》——那个老戏，但编成了新的。戏文说，六月二十日，满洲秀女都要出现在天子的母亲——皇太后面前。今年我们有多少人？”

“六十个。”他说。

她抬起齐整的长长的睫毛，它们黑黑的，挂在她晶莹的眼睛上面。“我是六十个当中的一个？”

“我肯定你最后会是第一。”他说。

他的声音非常低沉，非常温和，带着预言的力量直抵她的内心。

“无论我在哪里，”她说，“你都要在我身边。这点我要坚持。你不是我的亲戚吗？”

他们又互相看着对方，一时间忘却了除他们自己外的一切。他坚定地说，仿佛她不曾说话：“我以前来这里的目的是想请你叔叔把你许配给我为妻。现在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办。”

“他能抗拒圣旨吗？”她问。

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然后，她的平和优雅变得凝重起来，她走向靠里墙放着的长长的黑木条几桌。在两个高高的铜蜡扦之间，神圣的五

台山的绘画下面，一盆黄色的兰花开着花。

“这花是今天早晨开的——皇家的黄色。它是一种预兆，”她小声说。

“在你的心里现在什么都是预兆。”他说。

她转向他，她的黑眼睛明亮而带着怒气。“要是我被选上，是不是我得侍奉皇上？”她把目光移开，她的声音又低得像平常那样温柔，“如果我没被选上，肯定我会嫁给你。”

鲁妈走进来，看看这个年轻人的脸又看看那个。“现在你叔叔醒了，小姐。他说他要在床上吃饭。同时让你的亲戚进去。”

她走开了，他们听见她在厨房里嗒嗒的响声。家里开始活动起来。在外面的院子里，两个男孩子在街门口争吵。在卧室内，兰花听到她妹妹悲伤的叫声。

“兰花——姐姐！我不舒服！我的头疼——”

“兰花，”荣禄重复着这个名字，“现在这名字对你太孩子气了。”

她跺了下脚。“它依然是我的名字！你为什么还在这儿？做你的事去吧，我也要做我的事了。”

她匆匆离开他，他站在那里，看着她撩起门帘，接着又在身后把门帘放下。

在那片刻愤怒之后，她下了决心。她要到皇帝的皇城去，她会被选上，她一定要被选上。于是，一瞬间，她决定了这些天她心里长时间的争斗。做荣禄的妻子，做他的孩子的母亲——会有很多孩子，因为他们，她和她，充满激情——还是做皇帝的小妾？不过，他只爱她，她也爱他，但还爱别的东西。还爱什么呢？在皇帝宣召的日子她会知道的。

阳历六月二十一日，她在皇城的冬宫里醒来。她第一个想到的是她前一天夜里睡着了。

“我在皇城的宫墙里面了！”

夜晚过去了。白天已经到来，这是伟大的、非常重要的一天，从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就默默地等着这天的到来，因为小时候她曾看到萨克达的姐姐永远离开了家，成为皇妃。那个姐姐在成为皇后之前死